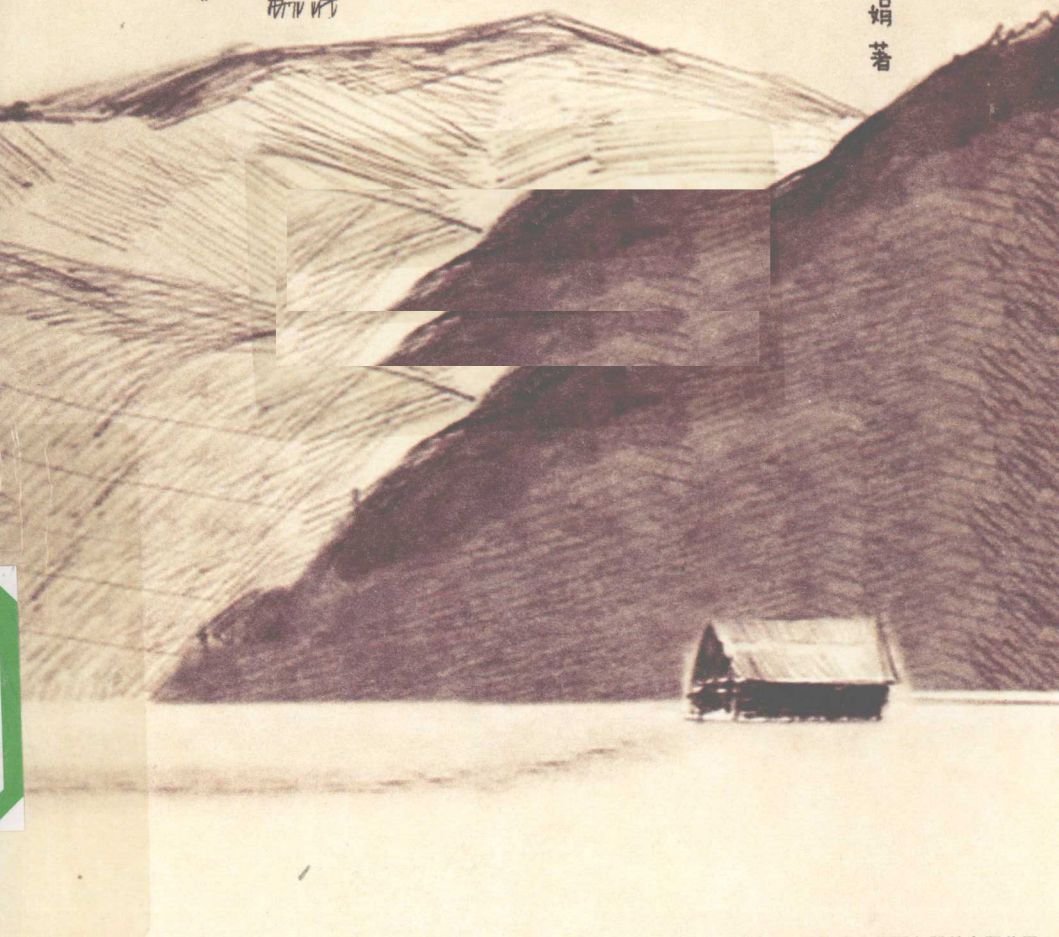


阿勒泰的 南戈壁

李娟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阿勒泰的
南落

李娟 著

© 李娟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阿勒泰的角落/李娟著:—沈阳:万卷出版公司,
2010.6

ISBN 978-7-5470-1010-5

I. ①阿... II. ①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95757号

出版发行: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万卷出版公司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110003)

印刷者: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全国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210mm

字数:230千字

印张:8.75

出版时间:2010年6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爽

特约编辑:陈琼

封面设计:一亩幻想

ISBN 978-7-5470-1010-5

定 价:25.00元

联系电话:024-23284090

邮购热线:024-23284050 23284627

传 真:024-23284448

E-mail: vpc_tougao@163.com

网 址: <http://www.chinavpc.com>

自序

这些文字大约在2004年左右写成，所描述的生活情景在1998年至2003年之间。内容无非是我的第一本散文集《九篇雪》的延续，且同样都是练笔之作。如果说有成书的必要，大约是因为它们所记录的这些与我自己有关的游牧地区生活景观，还算是少有人记录的。

我的家庭在很多年里一直在阿尔泰深山牧区中生活，开着一个半流动的杂货店和裁缝店，跟着羊群南上北下。后来虽然定居了；也仍生活在哈萨克牧民的冬季定居点里——位于额尔齐斯河南面戈壁滩上的乌伦古河一带。其实，我之前在学校读书，之后又出去打工，在家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却正好处在最富好奇心和美梦的年龄。那时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挥之不去，便慢慢写了出来。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哪怕到了今天，我也仍然只是攀附着强大事物才得以存在。但是我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够强大起来。

写作是我很喜欢做的事情，慢慢地，就成了唯一能做好的事情。同许多写作者一样，我通过不断的写作来进行学习、寻求舒适。虽然这些收录成书的文字中，许多想法和说法已经为现在的自己所否定了，但我仍然珍惜它们。而每次重读，总能真切地看到独自站在荒野中，努力而耐心地体会着种种美感的过去的自己……漫长过程中，一点一滴贯穿其间的那种逐渐成长、逐渐宁静、逐渐睁开眼睛的平衡感，也许正是此时全部希望的生活根基与凭持吧。让我觉得很踏实，觉得自己的写作其实才刚刚开始。

目录

CONTENTS

在喀吾图——	001
一个普通人	003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005
喀吾图奇怪的银行	012
我们的裁缝店	017
看着我拉面的男人	034
喝酒的人	038
尔沙和他的冬窝子	043
在巴拉尔茨——	051
叶尔保拉提一家	053
河边洗衣服的时光	062
河边的柳树林	069
门口的土路	076
有林林的日子里	084
巴拉尔茨的一些夜晚	091
更偏远的一家汉族人	100

在沙依横布拉克—— 107

孩子们	109
深处的那些地方	118
和喀甫娜做朋友	131
带外婆出去玩	141
外婆的早饭	146
补鞋子的人	150

在桥头—— 155

秋天	157
狗	163
有关纳德亚一家	169
我们的房子	175
坐爬犁去可可托海	196
怀揣羊羔的老人	207
在桥头见过的几种很特别的事物	211

在红土地—— 223

在戈壁滩上	225
妹妹的恋爱	232
拔草	239
点豆子	247
金鱼	254
三个瘸子	263
粉红色大车	269

在喀吾图

at Kawutu

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

通往春天的动作。

一个普通人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实在太复杂了，因此我们就忘记了。他的脸却长得极寻常，因此我们再也想不起他的模样了——我们实在不知道他是谁，虽然他欠了我们家的钱。

当时他赶着羊群路过我家商店，进来看了看，赊走了八十块钱的商品，在我家的账本上签了一个名字（几个不认识的阿拉伯字母）。后来我们一有空就翻开账本那一页反复研究，不知这笔钱该找谁要去。

在游牧地区放债比较困难，大家都赶着羊群到处跑，今天在这里扎下毡房子住几天，明天又在那里停一宿的，从南至北，绵绵千里逐水草而居，再加之语言不精通，环境不了解……我们居然还敢给人赊账！

幸好牧民都老实巴交的，又有信仰，一般不会赖账。我们给人赊账，看起来风险很大，但从长远考虑还是划得来的。

春天上山之前，大家刚刚离开荒凉的冬牧场，羊群瘦弱，牧民手头都没有现钱，生活用品又急需，不欠债实在无法过日子。而到了秋天，羊群南下，膘肥体壮。大部队路过喀吾图一带时，便是我们收债的好日

子。但那段时间我们也总是搬家，害得跑来还债的人找不着地方，得千打听万打听，好不容易才能找上门来。等结清了债，亲眼看着我们翻开记账的本子，用笔划去自己的那个名字，他们这才放心离去，一身轻松。在喀吾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

可是，那个老账本上的所有名字都划去了，唯独这个人的名字还稳稳当当在那页纸上停留了好几年。

我们急了，开始想法子打听这家伙的下落。

冬日里的一天，店里来了一个顾客，一看他沉重扎实的缎面皮帽子就知道是牧人。我们正好想起那件事，就拿出账本请他辨认一下是否认识那人——用我妈的原话说，就是那个“不要脸”的、“加蛮”（不好）的人。

谁知他不看倒罢了，一看之下大吃一惊：“这个，这个，这不是我吗？这是我的名字呀！是我写的字啊！”

我妈更加吃惊，加之几秒钟之前刚骂了人家“不要脸”并且“加蛮”，便非常不好意思，支支吾吾起来：“你？呵呵，是你？嘿嘿，原来就是你……”

这个人揪着胡子想半天，也记不起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买了这八十块钱的东西，到底买了什么东西，以及为什么要买。

他抱歉地说：“实在想不起来啦！”却并没有一点点要赖账的意思。因为那字迹的确是他的。但字迹这个东西嘛，终究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我们又不知道他平时怎么写字的。反正他就是不赖账。

他回家以后，当天晚上立刻送来了二十元钱。后来，他在接下来的八个月时间里，分四次还完了剩下的六十元钱。看来他真的很穷。

离春天只有二十公分的雪兔

我们用模模糊糊的哈语和顾客做生意，他们也就模模糊糊地理解，反正最后生意总会做成的。不善于对方语言没关系，善于表达就可以了，若表达也不善于的话就一定得善于想象。而我一开始连想象也不会，卖出去一样东西真是难于爬蜀道——你得给他从货架这头指到那头：“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再从最下面一层指到最上面一层：“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是这个吗……”折腾到最后，对方要买的东西也许只是一毛钱一匣的火柴。

在我看来，我妈总是自以为是地去处理种种交流问题，我敢肯定她在很多方面的理解都是错误的。可是，照她的那些错误的理解去做的事情，做到最后总能变成正确的。我也就不好多说些什么了。

也许只是我把她的理解给理解错了而已——她的理解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她对她的理解的表达不太准确——当然，也许是准确的，只是不适用于我的理解，没法让我理解……呃，都把自己给绕糊涂了。我不是故意要把简单的事情弄得如此复杂……这一切本来就很复杂嘛！大家却

如此简单地活着，居然还一直过得好好的，什么问题也没有。太奇怪了，实在太奇怪了。

然后说雪兔。

有一个冬天的雪夜，已经很晚了，我们围着火炉安静地干活，偶尔说一些远远的事情。这时门开了，有人挟裹着浓重的寒气和一大股雾流进来了。我们问他干什么来，这个看起来挺老实的人说了半天也没说清楚，于是我们就不理他了，继续干自己的活。他就一个人在那儿苦恼地想了半天，最后终于组织出了比较明确的表述：

“你们，要不要黄羊？”

“黄羊？”

——我们吃了一惊。

“对，活的黄羊。”

我们又吃了一惊。

我妈和建华就立刻开始讨论羊买回来后应该圈在什么地方。我还没反应过来，她们已经商量好养在煤棚里。

我大喊：“但是我们养黄羊做什么啊？”

“谁知道——先买回来再说。”

我妈又转身问那个老实人：“你的黄羊最低得卖多少钱？”

“十块钱。”

——我们吃了第三惊。黄羊名字里虽说有个“羊”字，其实是像鹿一样的美丽的野生动物，体态比羊大多了。

我也立刻支持：“对了！黄羊买回来后，我就到阿汗家要草料去——他家春天欠下的面粉钱一直没还……”

见我们一家人兴奋成这样，那个老实人满意极了，甚至很骄傲的样子。我妈怕他反悔，立刻进柜台取钱，并叮嘱道：“好孩子，你们以后要再有了黄羊嘛，还给我家拿来啊，无论有多少我都要啊！可

不要去别人家啊……去也是白去，这种东西啊，除了我们谁都不会要的……”——虽然很丢人，但要是我的话，也会这么假假地交代两句的。便宜谁不会占啊。

给了钱后我们全家都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出去牵羊去了。

门口的雪地上站着个小孩子，怀里鼓鼓的，外套里裹着个东西。

“啊，是小黄羊呀。”

小孩把外套慢慢解开。

“啊，是白黄羊呀……”

……

事情就是这样：那个冬天的雪夜里，我们糊里糊涂用十块钱买回一只野兔子，而要是别人的话，十块钱最少也能买三只。

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头就拉扯那么多有关理解误区之类的话。沟通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不管怎么说，买都已经买回来了，我们还是挺喜欢这只兔子的——太漂亮了，不愧是十块钱买回来的！比那些三四块钱的兔子们大到哪儿去了，跟个羊羔似的。而且还是活的呢，别人买回来的一般都是冻得硬邦邦的。

再而且，它还长着蓝色的眼睛呢！谁家的兔子是蓝眼睛？

（但后来才知道所有的野兔子都是蓝眼睛，家兔才红眼睛……）

这种兔子又叫“雪兔”，它的确是像雪一样白的，白得发亮，卧在雪里的话一点也看不出来。但是听说到了天气暖和的时候，它的毛色会渐渐变成土黄色的，这样，在戈壁滩上奔跑的时候，就不那么扎眼了。

既然有着这么高明的伪装，为什么还会被抓住呢？看来它还是弱的呀。那些下套子的家伙实在太可恶了——后来我们一看到兔子后爪上被夹过的惨重伤痕就要骂那个老实人几句。

我们有一个没有顶的铁笼子，就用它反过来把兔子扣在煤棚的角落

里。我们每天都跑去看它很多次，它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笼子里，永远都在细细地啃那个冻得硬邦邦的胡萝卜头。我外婆跑得更勤，有时候还会把货架上卖的爆米花偷拿给它吃，还悄悄地对它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啊……”——我在外面听见了，鼻子一酸，突然也觉得这兔子真的好可怜。又觉得外婆也好可怜……天气总是那么冷，她只好整天穿得厚厚的，鼓鼓囊囊的，紧紧偎在火炉边，哪也不敢去。自从兔子来了以后，她才在商店和煤房之间走动走动。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去的路上或回来的路上小心地扶着墙走，遍地冰雪。她有时候会捂着耳朵，有时候会袖着手。

冬天多么漫长。

但是我们家里多好啊，那么暖和，虽然是又黑又脏的煤棚，但总比待在冰天雪地里舒服多了。而且我们又对它那么好，自己吃什么也给它吃什么，很快就把它养得胖胖的，懒懒的，眼珠子越发亮了，幽蓝幽蓝的。要这时有人说出“你们家兔子炒了够吃几顿几顿”此类的话来，我们一定恨他。

我们真的太喜欢这只兔子了，但又不敢把它放出去让它自由自在地玩，要是它不小心溜走的话，外面那么冷，又没有吃的，它也许会饿死的。要是被村子里的人逮住的话就更不妙了，反正我们就觉得只有我们家才会好好地待它。

我妈常常把手从铁笼子的缝隙里伸进去，慢慢地抚摸它柔顺乖巧的身子，它就轻轻地发抖，深深地把头埋下，埋在两条前爪中间，并把两只长耳朵平平地放了下来。在笼子里它没法躲，哪儿也去不了。但是我们真的没有恶意啊，怎样才能让它明白呢？

日子一天天过去，天气渐渐暖和了，虽然外面还是那么冷，但冬天最冷的时刻已经过去了。我们也惊奇地注意到白白的雪兔身上果真一根一根渐渐扎出了灰黄色的毛来——它比我们更迅速、更敏锐地感觉到了

春天的来临。

然而就在这样的時候，突然有一天，这只性格抑郁的兔子终于还是走掉了。

我们全家人真是又难过，又奇怪。

它怎样跑掉的呢，它能跑到哪里去呢？村子里到处都是雪，到处都是人和狗，它到哪里找吃的呢？

我们在院子周围细细地搜寻，走了很远都没能发现它。

后来又过去了很长时间，每天出门时，仍不忘往路边雪堆里四处瞧瞧。

我们还在家门口显眼的地方放了块白菜，希望它看到后能够回家。后来，竟然一直都没人把那块已经冻得僵硬的白菜收拾掉。

那个铁笼子也一直空空地罩在原处，好像它还在等待有一天兔子会再回来——如同它的突然消失一样，再从笼子里突然地冒出来。

果然，有一天，它真的又重新出现在笼子里了……

那时候差不多已经过去一个月了吧，我们脱掉了棉衣，一身轻松地干这干那的。窗户上蒙的毡子呀、塑料布呀什么的也都扯了下来，沉重的棉门帘也收起来卷在床底下。我们还把煤房好好地拾掇了一下，把塌下来的煤块重新码了码。

就在这时，我们才看到了兔子。

顺便说一下，煤房的那个铁笼子一直扣在暗处角落里的墙根处，定睛看一会儿才能瞧清楚里面的动静，要是兔子的话，它雪白的皮毛一定会非常扎眼，一下子就可以看到的。可是，我们从笼子边过来过去了好几天，才慢慢注意到里面似乎有个活物，甚至不知是不是什么死掉的东西。它一动不动地蜷在铁笼子最里面，定睛仔细一看，这不是我们的兔子是什么！它原本浑身光洁厚实的皮毛已经给蹭得稀稀拉拉的，身上

又潮又脏，眉目不清。

我一向害怕死掉的东西，但还是斗胆伸手进去摸了一下——一把骨头，只差没散开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气。看上去这身体也丝毫没有因呼吸而起伏的迹象。我便更加害怕——比起死去的东西，这种将死未死的才更可怕，总觉得就在这样的时刻，它的灵魂最强烈，最怨恨似的。我飞奔跑掉了，告诉我妈后，她急忙跑来看——

“呀，它怎么又回来了？它怎么回来的……”

我远远地看着她小心地把那个东西——已经失踪了一个月的兔子抱出来，然后用温水触它的嘴，诱它喝下去，又想办法让它把我们早饭时剩下的稀饭慢慢吃了。

至于她具体怎么救活这只雪兔的，我不清楚，实在不敢全程陪同，在旁边看着都发毛……实在不能忍受死亡。尤其是死在自己身边的东西，一定有自己罪孽在里面……

不过好在后来我们的兔子还是挣扎着活了过来，而且比之前更壮实了一些，五月份时，它的皮毛完全换成土黄色的了，在院子里高高兴兴地跳来跳去，追着我外婆要吃的。

现在再来说到底怎么回事——我们用来罩住那只兔子的铁笼子没有底，紧靠着墙根，于是兔子就开始悄悄地在那里打洞——到底是兔子嘛。而煤房又暗，乱七八糟堆满了破破烂烂的东西，谁知道铁笼子后面黑咕隆咚的地方还有一个洞呢？我们还一直以为兔子是从铁笼子最宽的那道栅栏处挤出去跑掉的呢。

它打的那个洞很窄的，也就手臂粗吧，我就把手伸进去探了探，根本探不到头，又手持掏炉子的炉钩进去探了探，居然也探不到头！后来，他们用了更长的一截铁丝捅进去，才大概估计出这个小隧道约有两米多长，沿着隔墙一直向东延伸，已经打到大门口了，恐怕再有二十公

分，就可以出去了……

真是无法想象——当我们围着温暖的饭桌吃饭，当我们结束一天，开始进入梦乡，当我们面对其他的新奇而重新欢乐时……那只兔子，如何孤独地在黑暗冰冷的地底下，忍着饥饿和寒冷，一点一点坚持重复一个动作——通往春天的动作……整整一个月，没有白天也没有黑夜，不知道在这一个月里，它一次又一次独自面对过多少的最后时刻……那时它已经明白生还是不可能的事了，但继续在绝境中，在时间的安静和灵魂的安静中，深深感觉着春天一点一滴地来临……整整一个月……有时它也会慢慢爬回笼子里，在那方有限的空间里寻找吃的东西。但是什么也没有，一滴水也没有。它只好攀着栅栏，啃咬放在铁笼子上的纸箱子（后来我们才发现，那个纸箱底部能够够着的地方全都被吃没了），嚼食滚落进笼子里的煤渣（被发现时，它的嘴脸和牙齿都黑糊糊的……）……可是我们却什么也不知道……甚至当它已经奄奄一息了好几天后，我们才慢慢发现它的存在……

都说兔子胆小，可我所知道的是，兔子其实是勇敢的，它的死亡里没有惊恐的内容。无论是沦陷，是被困，还是逃生，或者饥饿、绝境。直到弥留之际，它始终那么平静淡漠。面对生存命运的改变，它会发抖，会挣扎，但并不是因为它害怕，而仅仅因为它不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已。但是兔子所知道的又是些什么呢？万物都在我们的想法之外存在着，沟通似乎是绝无可能的事。怪不得外婆会说：“兔子兔子，你一个人好可怜哟……”

我们生活得也多孤独啊！虽然春天已经来了……当兔子满院子跑着撒欢，两只前爪抱着我外婆的鞋子像小狗一样又啃又拽——它好像什么都不记得了！它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觉着生命的喜悦。